

■阿果

一砖一瓦一匠心

家里的民宿装修,要在大厅砌一面清水墙。所谓清水墙,是砖头砌好后不做后期粉刷,素面朝天,追求的是质朴与原生态。泥瓦匠王云辉师傅经人介绍,承接了这份活儿。王师傅40岁出头,中等个儿,身着利落的宝蓝色工装,手里捏着一本软面抄,与我印象中泥巴裹裤腿的泥瓦工很不一样,更像是工程师。我提想法,他认真地在软面抄上做笔记。砌起的红砖壁炉墙,他巧妙地在炉口的上方用青砖饰出双眼皮一样的弧线,装饰性和功能性完美融合。老红墙面,白缝勾线,点缀在做旧原木打造的屋里,效果非常理想。

王师傅对于我的夸赞,像使出六成功夫就震场的高手,显得意犹未尽,他拿起一块剩砖比划着说:“一块砖头通过顺砖、丁砖、侧砖或陡砖、立砖、侧立砖,就能砌出花格,抱柱、横梁、转角、窗口,许

多不规则的地方,都要做得饱满挺括。别小看毛坯墙,下面是干摆砌筑,上面是淌白砌筑,里面有很多技巧。”

后来古镇打造民国风情街,两栋青砖的名人故居要修复,我马上想到了王云辉师傅。王师傅讲:“维修不只是在建筑上,还连带出很多要保护的东西,包括老工匠的手艺。”我听了又是惊叹,没想到他有这番眼界。

按王师傅的意思,翻修的砖瓦要忠于原材料,不能以机械化的青砖替代,需要用老手法烧制。黏土晾上两年,和的水要用中性水,不能机器翻拌,要用人工把泥和得熟透,制坯后阴干,再逐块手工装窑烧制。烧的过程要注意火候,使窑内慢慢升温。烧成后泼冷水冷却。听着晾晒黏土就要花两年,我用商量的口气问他,能不能权宜变通缩短点时间?王师傅听到,很不客气地反问:“修复老房子

等于修复文物,用劣质充数,好意思跟人说是老底子留下来的真东西?”

手工艺者最大的了不得,在于能摒除外界干扰,他人的劝戒、世俗的虚荣、生活的诱惑、权力的胁迫,这一切都无法左右他的行动。坚持自己的内心,做彻底诚实的人。

好在王师傅免费提供晾晒黏土的场地。一窑老工艺烧制的仿古青砖,在他督工下,耗时两年多,姗姗出炉。青砖色泽清雅、断口密实、叩之,有清脆纯净的回响,仿佛乐音。王师傅根据原来的砌筑法,一板一眼地量体裁衣,对豁口处进行修复,衔接得一丝不苟。就如医生让病人膏育的人恢复健康一样,老楼的身姿又恢复了气度沉稳、骨力遒劲,他很自豪地笑道:“哈哈,可以再活一百年。”

事毕,我滋生出看楼不仅是楼的感觉,一砖一瓦,都是工匠的心意。我真诚

地邀请王师傅给风情街的导游们上课,普及一下古建筑知识。在介绍中,既要体现创新的一面,也不能忘根。王师傅高兴地颌首答应,表示:“这是老底子留下来的好东西,大家漠视真的很可惜。”

我听了不无感慨:“现在很多建筑采用装配式,对传统泥瓦匠的冲击很大吧?”王师傅沉思了片刻,镇定地说:“社会多元,选择也多,我选择把自己砌筑的房子做得尽善尽美,一年又一年,一代又一代,让房子的主人舍不得拆了重建,这是我的目的,其他不做多想。”

时代潮流涌动,需要多一点人不随波逐流,而是成为“定海针”。我静静听着,情不自禁地附和了一句:这真是个好目的。



坚持不懈 王成喜 画

■余毛毛

燕子之歌

每年从4月到9月,我都能在家里看到燕子;从早上五点多开始,一直到晚上近七点,都能看到。我有个很好的观看燕子的场所,那就是我家的露台,它高踞在30层大楼的顶端,有28平方米,面对着伟大的长江。我家楼下是荒芜的江滩,杂草丛生,野树横长,但这儿却是产出燕子们丰盛食物的基地。江滩上那些飞舞的,小得我们看不见但燕子们却能看见的虫子,是它们养儿育女、安身立命的佳肴。

每天清晨和黄昏,我都要到露台上看燕子,燕子们在我身边、头顶上飞舞盘旋。古罗马诗人普林尼说:“每种鸟都有特殊的飞行方式,无论在地上,还是空中,它们都是不一样的。”然而,在我认识的上百种大大小小的候鸟、留鸟中,我固执地认为燕子的飞翔最为高

明、最为美丽、最为优雅、最为宁静。燕子似乎是一种靠灵感而生活的鸟儿,这表现在它的飞翔上,你是算不到它飞行的路径和它飞翔的动作的,但令人惊喜的是它总是越飞越美妙,就像是它产生的灵感一次比一次高明。燕子身体纤细,但翅膀宽大,它又因为腿短,再加上那众所周知的剪刀尾,所以飞行起来平展展,像一片漂亮的树叶。它不像众多的鸟儿,又紧张又吃力地拖着长腿飞行。它的身体能在空中划出长长的弧线;能在空中像蝴蝶似的轻盈快捷地抖动翅膀;能高速地向下俯冲,又能毫无征兆地原地拔起,浮升到高处;还能在空中悬停,像静止了一样;而最美妙的是有时两只燕子一起飞,一上一下或一左一右,它们的动作和路线完全地一模

一样,那样得默契和优美,真是令人叹

■岑雙鈞

竹蜻蜓

但很快地,那个声音说了声“有了跟我

说”,就消失了。我开门进屋,跑到窗口去看,但大大的树冠遮住了行人。我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。那时,她已在广电站,在办公室里,她给我泡了一杯玫瑰茶,淡淡的香气溢出来,仿佛是她身上的香气似的。后来,听到楼下的摩托车声,一会儿,一个敦实的青年走了进来。她向我道:“这是我男朋友……”我立马就听明白了。

其实,我们已疏离很久了。这时,我又听见了楼门口阿姐的声音,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,她男人说:“她要那么多钱,我们哪里有何?”接着,传来关门的声音,我才发觉我的门还开着。

我和阿姐经常会碰头,我偶尔会问起张佳琪,听得出,她对张佳琪有些担心,有些不满。她似乎把我当作了自家人,时不时会流露出一点什么。有一次,她走近了,压低了声音说:“如果张佳琪来向你借钱的话,你千万不要借给她,她已经欠了一屁股债,亲戚朋友都借遍了……”她欲言又止,我也不好细问,但我听得出她的意思,张佳琪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人了。

终于有一天,她们姐妹之间发生了大事。那天我在外面,回来的时候,感觉小区里有点不一样,仿佛好戏散场似的,三三两两地有人在议论什么。上楼走进家门,妻子就牵住我说,下面二楼的一户人家,两姐妹吵得可凶了。她隐

■陶琦

伴我同行

罗翔曾在一档谈话节目中聊到少年时有一个好友,两人关系很亲密,有一天好友突然失踪了,罗翔去他家探问才知道,好友跟几个人去偷东西,为贼望风,被捕入狱了。

罗翔说起这件事,既惋惜,又后怕,假如那一天好友来叫他一起去,估计他也很难拒绝——像他这种成长于小城镇,又正值懵里懵懂年纪、涉世未深的少年,在当时的氛围底下,很难做出其他的选择。好莱坞电影《更好的生活》,一个从墨西哥渡波到美国的非法移民,行为不被儿子理解,说起自己的人生,他就很微妙地道出了其中的无奈:“在小城镇,人们都在做别人做过的事,找个女人结婚,然后往北走。我也是这样做的,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。”

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上,都有几个陪伴自己走过一段路,最后又因为不同的选择分道扬镳的人,由此留下的记忆,成为不同人生阶段的一部分。这些记忆或温馨、或暗黑,或感觉不适、或让人依恋。但就像进化理论诠释的那样,生命的历史就像一根分叉的树枝,正是因为分路而行,才使一些人真正的受益。毕竟人类史上重大的进步,从不是以延续前势为亮点。

美国诗人爱伦·坡少年时,希腊爆发独立战争,年轻热血的爱伦·坡想去欧洲参加义勇军,帮助希腊人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。他把想法告诉了玩伴艾本奈兹,邀请他一同前往希腊参战,艾本奈兹满口答应。爱伦·坡自幼父母双亡,是被人收养长大的,这种独特经历令他内敛冷漠,想象力活跃又谄于言辞,艾本奈兹是他最亲近信任的朋友,两人经常在一起阅读冒险小说,聊各种心事,有着相濡以沫的友情。

到了约定时间,艾本奈兹经过审慎考虑,意识到参加战争的危险,食言退出了,没有如约出现在爱伦·坡面前。两人之前做的计划也沦为了空谈。爱伦·坡其后为了缅怀这段未遂的英雄梦,开启了自己的写作生涯。

很难假设,如果不是因为艾本奈兹的背叛,爱伦·坡如愿前往希腊参战,人生会变成怎样。

我幼时的邻居,也是我的邻班同学。他父亲离婚后再娶,后母生了一个弟弟,常被忽视的他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。那段时间,正好电影《少林寺》掀起习武热潮,他邀我结伴一起爬火车穿越近半个中国,到少林寺做和尚。这一计划既刺激又具诱惑,但我也像艾本奈兹一样选择了退缩。没过多久,他放学路上跟人发生争执,厮打起来,学校旁边就是菜市场,他顺手抄起肉摊上一把剔肉尖刀,一刀刺在了对方的肋部。对方当即仆倒在地,经紧急送医抢救才保住了性命,但他也因此被学校开除了。

我有时会思考一个与罗翔一样的问题,假如我当初选择了与邻居离家出走相伴同行,现在会怎样?美国社会学家阿莉·拉塞尔·霍克希尔德曾对一家大型企业的高管做过采访,询问成功之道。该高管对公司的员工有过很细致的观察。他发现那些野心勃勃、工作能力也非常突出,同时又具有奉献精神的员工,彼此的人生看似是在相伴同行——大家有着同一个老板,每天做着相同的事——实际上各自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做出选择,最终形成终极淘汰。

其中一些人为了成功,心态会变得扭曲,把自己当成蜡烛一样燃烧,不论是在家庭生活还是工作中,与他人都相互抵触、难以投合。那些从潜在竞争中胜出的人则会表现得相对理性,工作上既有所表现,同时又能保持良好的精神与心态,去维系不同的生活。马克思·韦伯说,现代文明的最核心部分就是理性化的过程。大多数人今天之所以走在正确的路上,就是受理性化之益,得以从一场场不同的“终极淘汰”中胜出。但是对于那些曾经在人生路上陪伴我们走过的人,也应当说一句感谢有你同行,因为正是他们让人知道一切都有代价。

■潘江涛

石耳

石耳,又名石衣、岩耳,统属地衣家族。

原本不识石耳。那天回老家磐安探亲访友,一学兄约我小酌,上来一盘黑不溜秋的清炒小菜。这菜,有豆腐锅巴的质感,却比豆腐锅巴耐嚼,清鲜爽口,美得不行。

美,甘也。甘是什么?不是甜,也不是咸,而是某种恰到好处味道。这味道,如夜闻品东坡诗词,余味悠长,萦绕不去。

“石衣,来自大盘山的问候。与常见的地衣,是兄弟俩。”听我发问,酒店老板陈先生热情推介。

一味牵挂,几多念想。在老家小住的日子,只要见着石耳炖鸡、石耳炒肉、石耳煲汤等等,就像见着了梦中情人,口尝唇吻之外,还特别留心石耳的日常琐碎。

地衣是常见的野菜,含着大地的气息,颜色、形状极似单片黑木耳。而在传统的生物分类里,石耳与地衣虽是同一种属,低等植物,却有贵妇与村姑之别。

石耳是真菌和藻类共生的联合体——一脚踏进植物界,另一脚留在真菌界。它附着在耸立的山崖表面,天光地气作伴,像避世的隐士;地衣贴地而生,沙砾草从为伍,像落魄的书生。李时珍遍尝百草,见多识广,给出中肯评价:石耳“状如地耳,山僧采曝饷远,洗去泥沙,作菇胜于地耳,佳品也”(《本草纲目》)。

浙江的经济文章,虽说各有各的写法,但自然物总是重要因素。老家磐安以药材打鼎,盛产“浙八味”中的白术、元胡、芍药、贝母和玄参,俗称“磐五味”。而与传统药材相得益彰的,是上世纪90年代初试种成功的菌菇。时至今日,香菇、平菇、草菇、木耳、竹荪、灰树花、杏鲍菇、牛肝菌……大凡说得上来的菌菇,一年四季皆有出产。

“磐五味”惹里疙瘩,概以地下块茎入药;菌菇圆润鲜靓,无不像花朵一样盛开。有领导在磐安主政5年,离任前归纳提炼了三句话:“山头比人头多,菌菇比村姑多,野猪比家猪多。”

独异别地的自然禀赋,是上天赋予的。只不过,那时的菌菇,尚不包括当下的石耳——采掘、加工、烹饪,亦就近年之事。

石耳对潮湿温暖的天气情有独钟,

一年当中的大多数日子,是它们的精神

洁癖所不能容忍的。这种看似卑微的生物性矜持,不屑于踏足大气受到污染的生存环境。早年所以视而不见,只因石耳长在大盘山的悬崖峭壁之上,山民寻其踪迹,须攀山越岭,稍不留神,就有坠谷碎身之险。

石耳外形扁平,表面呈灰白色,黑色的底部生着一层短短的绒毛,个体中央有一个像耳朵的吸盘——既是寄生悬崖绝壁的抓手,又是汲取日月精华的器官。成熟阶段,石耳会释放出许许多多由菌丝包围藻体的粉芽,随风飘洒;或由鸟兽、昆虫携带传播,一旦遇到适宜的岩石和良好的气候条件,粉芽又会萌发出许许多多新个体。

苍穹淡远,群山如赋。未被采掘之前,石耳的孤独胜于滋养它的山石。一旦端上餐桌,它便脱颖而出,遂成“山菜第一”,人得“山家清供”。早在商朝,著名烹饪大师伊尹给商汤开列的食单中,就有“汉上石耳”。清人医学家赵学敏说:“石耳之美,见称于伊尹……盖上古已珍之矣。”

伊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宰相,亦是首位有执业资格的御厨。但在伊尹的食单中,石耳仅仅是一种珍稀食材。而赵学敏撰写的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以实例阐释“药食同源,寓医于食”理念,认为石耳“能润饥童颜”,功效“在木耳地耳之上”,已是一味强身健体的滋补之药。现代《中药大辞典》集纳古今医学之大成,说得更是明了:“石耳性寒,味甘,无毒。主治劳咳吐血、肠风下血,痔漏,脱肛及慢性气管炎等。”

有古籍说:“石耳生天女、四明、黄山……诸山崖,庐山亦多,最负盛名。”浙中腹地磐安乃“浙江之心”,南北东西紧邻新昌、天台、东阳、永康、缙云、仙居等6个县(市),彼此山地连绵、血脉相通,其生产方式、日常物产,乃至方言、宗教、文化艺术之传统,皆有相互影响的痕迹。更兼大盘山是“山之祖,水之源”,自新石器时代便繁衍生息着人类祖先,早已把那影响的痕迹融为自身。

“山庖荐此如相继,不厌长斋老佛前。”盛夏时节,在磐安县城的一家路边店,我捧着一只粗瓷海碗,啜溜啜溜地喝着用糙米、石耳熬成的稀粥,居然品出了大盘山的厚重与清凉。